

# 罗伯特·C·纽曼博士，《对观福音书》，

## 第 14 讲，形式批判

© 2024 Robert Newman 和 Ted Hildebrandt

早上好。我们来到了对观福音课程的最后一节课。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历史上的耶稣、犹太人的背景、释经学的介绍、叙事体裁、作者日期、对观福音书的特点、对寓言的释经、福音书的文学作品、对观福音书的问题、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地理、对神迹的释经、对观福音书的神学、争议的叙述、对争议的叙述的释经，现在我们要看看形式批评和编辑批评。

我们还想对福音历史做出一些总结。好吧，我们来思考一下形式批评的术语。形式批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是两个德语术语Formgeschichte（形式历史）或Gattungsforschung（研究类型）的粗略英文翻译。

形式批评是一种分析口头传播材料的方法，旨在恢复其原始版本，前提是可以识别其文学形式并将其恢复到原始状态。我们在这里将对此进行一些澄清。其理念是，故事或谚语通过口头流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的内容和复杂性会以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有点像关于鱼跑掉的故事，随着故事的不断重复，故事似乎总是会变得越来越大。

好吧，形式批评法在新约中的应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鲁道夫·布尔特曼。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稍微了解一下形式批评法的背景，然后再回过头来开始具体描述它。这种形式批评法并不是随着布尔特曼突然出现的，而是在圣经研究中有着悠久的背景。几种自由思想流派在形式批评法中联合起来。

首先是FC鲍尔对教会历史的重构。鲍尔是19世纪中叶至1800年代中期德国教会历史教授。鲍尔吸收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将其运用到教会历史中。

此时，黑格尔的哲学和历史以及思想冲突在欧洲非常有影响力。他认为所有历史都是新思想（他称之为正题）与反题（他称之为反题）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冲突最终导致了一些妥协的思想，他称之为合题。

因此，正题与反题发生冲突，从而产生合题。大多数人更熟悉卡尔·马克思如何将这一思想应用于社会阶级斗争。鲍威尔是第一个将这些思想应用于早期教会历史的人。

他看到早期教会中存在着两派斗争，其特点如下：一边是犹太教会，另一边是外邦教会。

彼得是犹太教会的领袖。保罗是外邦教会的领袖。犹太教会主要由犹太人组成。

外邦教会大部分是希腊化的外邦人。犹太教会视耶稣为一位创造奇迹的伟大人物和弥赛亚。外邦教会视耶稣为一种新神秘宗教中的上帝。

犹太教会强调律法。外邦教会强调圣礼。犹太教会强调民族救赎、以色列救赎。

外邦教会，关于个人救赎。后来，在 20 世纪，布尔特曼利用鲍尔关于两个独立的早期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的观点来确定他声称在福音材料中找到的资料的年代。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就是布尔特曼在他的形式批评中使用的第一个元素。

第二个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神话方法。你还记得，施特劳斯在 1835 年写了《耶稣的故事》，他说福音书的很多内容都是神话，尤其是奇迹。他认为福音书是传授宗教真理的宣传品，但它们叙述的事件并没有真正发生过。

形式批评家，尤其是布尔特曼，也跟随施特劳斯，认为福音书中的很多内容也是神话。然后，我们有第三个要素，伯纳德·魏斯和 HJ 霍尔茨曼的文献理论。当我们讨论对观福音问题时，我们提到了双文献理论。

韦斯和霍兹曼推广了这一观点，尽管艾希霍恩更早提出了这一观点。在这里，马可福音和 Q 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使用的资料来源。形式批评将马可福音和 Q 视为福音书背后的文学来源，但随后试图追溯到马可福音和 Q 背后的原始口头材料。

第四个因素是自由派人士对耶稣性格的争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福音书中没有记载奇迹，因此我们对耶稣的印象就大相径庭。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位道德导师，另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位革命领袖，或者是一位末世论的预言家，或者一位江湖骗子。

福音书中哪些部分被选中或被拒绝会影响到这些人眼中的耶稣类型。布尔特曼和其他人希望形式批评能够澄清事实，回归真实的历史耶稣。形式批评背后的第五个因素是雷德和威尔豪森的怀疑论。

Wrede 和 Wellhausen 认为，即使是《马可福音》和《Q》也是从早期教会的解释中衍生出来的神学构想。因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解构这些叙述的框架，并研究孤立的基本说法。这就是形式批评所做的。

但形式批判最早始于《旧约》，所以这可以说是第六个要素。这让我们想到了赫尔曼·冈克尔。他在《创世纪》和《诗篇》中区分了小单元，他声称这些单元在被写下来之前曾以口头形式流传。

他说，《创世纪》中的单元包含旨在解释名字（无论是地名还是人名）起源的传说。《诗篇》中的单元是为特定场合或特定神殿准备的礼拜或礼仪材料。冈克尔试图重建这些故事或诗篇起源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在德语中被称为“*sitz im leben*”。

布尔特曼随后试图对他在对观福音书中发现的单元做同样的事情。这最终使我们对新约产生了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布尔特曼将冈克尔的方法应用于福音书，即从马可福音和 Q 的框架中分离出来的部分，正如 Wrede 和 Wellhausen 所建议的那样。

布尔特曼声称，他的方法，即形式批判法，可以区分早期材料和晚期材料，可以区分外邦材料和犹太人材料，从而确定哪些材料真正可以追溯到耶稣。布尔特曼的方法自他那个时代以来一直在改进。他们在耶稣研讨会的成员中找到了最热情的实践者，我们在讨论历史上的耶稣时会提到过这个研讨会。

那么，关于形式批评的背景就说这么多。形式批评的方法。我想，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形式？好吧，要理解形式批评，我们从基础开始。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被称为模板，其中很多与我们这里关注的事物有关。模板是一种模具，可以塑造某种介质。例如，我们有混凝土模板，用于将混凝土倒入其中以制作人行道、排水沟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们有制作果冻沙拉和其他类似东西的果冻模具。我们可以称这些为物理形式。类似地，我们也有语言形式，语言形式也赋予某种媒介以形状，但这里的媒介是语言。

这些表格将某些单词固定下来，这些单词就是表格，然后改变其他单词，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单词就是我们填入表格的内容。这使得这些表格适用于各种应用。当我们谈论填写表格时，我们仍然会想到这一点。

所以，你有一份申请表，它是为申请工作或大学或其他东西而设置的，它有一些固定的表格，姓名、地址等，这些内容取决于它是哪种表格。有些例子可能不太被称为表格，礼貌介绍就是一种表格。你有一个空间可以写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我希望你和他见面，然后你把另一个人的名字写在那里，这样你就礼貌地告诉你如何介绍别人。

布道也可以是文学形式或口头形式。它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它是文本布道、主题布道还是说明性布道。传统布道形式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正文，尤其是传统布道的正文，应该包含三个要点，并应穿插一些插图和劝诫。

结论可能以一首诗、一段祷告或一次圣坛呼唤结束，这取决于讲道所处的基督教教派或背景。识别一种形式的一个好方法是看它是否被模仿或戏仿？例如，我听过几次的《玛丽有只小羊羔》的文本讲道就是这种形式的例子。我们还会收到法律或财务表格。

例如，如果你拿出支票簿，你会发现支票上有固定的文字和许多空白，它基本上是写给银行的一封简短的备忘录或信件，上面有日期，银行可以知道它是否

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上面还写着你向谁支付了多少，还有两个地方可以写这些，以防止收款人开空头支票，或者在支票上多加一些数字来增加金额，然后上面有你的签名，最近的支票底部当然有银行名称和各种路由号码等。契约或遗嘱也是法律形式的例子。在英语中，我们有诗歌这种文学形式。

例如，十四行诗固定为十四行，应该采用一种称为抑扬格五音步和抒情诗的特定韵律。它涉及一些主题，如爱情或自然之美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且通常具有固定的押韵格式。这是一首基督教十四行诗，作者是弗朗西斯·里德利·哈弗吉尔，他是 19 世纪一位相当著名的赞美诗作家。

当爱情达到一种洁白、不闪烁、令人恐惧的光芒时，它便会达到极乐的顶峰，而它所知道的，不需要安慰的话语或安慰的话语。它只渴望安静的亲近，以便休息。没有声音，没有动作，爱不是听见而是感觉到的，时间越来越长，直到融化，成为永恒海洋胸膛上的一片雪花。

沉默的时刻是否曾照亮你的过去，让记忆成为充满荣耀的地方，教会凡人所能追溯的所有欢乐？在更大的光芒下，它只是投下的阴影。所以，你的上帝将为你欢欣鼓舞，在他的爱中安息和沉默。在光谱的另一端，我们有五行打油诗，这是一首五行幽默诗。

第一、二、五行诗每行三音步，押韵。第三、四行诗每行短两音步，押韵。第五行是妙语。

有一位名叫布莱特的年轻女士，她旅行的速度比光速快得多。她一天以相对的方式出发，前一天晚上返回。我的一个学生写了这首打油诗。

有一位名叫纽曼的教授，他以机智和敏锐而闻名。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试卷，但每个人都猜对了，所以他毫不生气地就让他们不及格了。这是我以前的学生之一约翰·布鲁姆写的。

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些都是文学形式的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布尔特曼和其他形式批评家的断言。他们说，是的，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都有形式，那么

布尔特曼声称我们可以用它们做什么呢？以下是布尔特曼类型形式批评家的典型断言。

一些形式批评家比他更保守，但布尔特曼是新约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布尔特曼和其他这类批评家断言，首先，在福音书成书之前，存在一段口头传统时期，大多数人都同意口头传统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布尔特曼认为口头传播有两代，从公元前 70 至 100 年。其次，在口头传播时期，福音的言论和叙述作为独立的单元流传。第三，这些单元可以根据其形式分为几组。通常分为三组；有些会分为更多组，显然可以细分这些组。

其中一类是谚语，是耶稣的孤立陈述，没有任何叙事支持。另一类是谚语故事，是谚语，或尖锐的谚语，周围有故事，可以帮助你理解其要点或帮助你看到妙语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第三类是奇迹故事，即奇迹事件的叙述。

第四，布尔特曼和其他人声称，早期教会不仅保留了许多这样的单位，而且还发明了许多这样的单位来满足实际需要。因此，通过了解每个单位的重点，我们可以确定其来源，并表明其中许多单位并不归属于耶稣。因此，其中之一就是巴勒斯坦或犹太教会将耶稣视为弥赛亚，并期待他以人子的身份回归。

因此，这类材料指向犹太教会的背景。另一方面，希腊化的外邦教会将耶稣视为他们新神秘宗教的崇拜领主或神灵，并强调他们目前与圣灵的交流。因此，早期教会保留并发明了许多这样的内容。

第五，这些材料几乎没有真正的传记、年代学或地理学价值。他们掌握的这些内容并不真实，或者说不真实。所以，无论他们在这些方面告诉你什么，都是后来在口头传统中添加的，或者是马克为了适应他的框架而编造的。

巴尔的摩等人会指出，这种倾向在民间传说中很常见。因此，我们认为，关于乔治·华盛顿的故事充斥着非历史细节，比如他把一美元扔过波托马克河之类的事情。请注意，这里暗示早期教会对事实含糊其辞，并利用他们的故事进行宣传。

第五，可以恢复每个传统单元的原始版本，并利用传统的规律追溯其口述历史。那么，这些规律是什么呢？它们源于观察故事等的发展方式。例如，希腊和犹太文学中的传统。

《阿里斯提亚书信》追溯了《旧约》中七十士译本的起源。当你从后来的作家那里听到七十士译本的起源故事时，它往往会以各种方式得到修饰，就像斐洛、约瑟夫斯、教父或其他人所报道的那样。你还可以在《塔木德》和其他犹太宗教文献中的寓言中看到它是如何发展的，在这些寓言中，你经常会在不同的拉比文献中看到同一个寓言的多个版本。

或者次经福音书，因为它们借用了正典福音书。或者正典福音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因为它们借用了马可福音和 Q。因此，这些将是布尔特曼和其他人用来尝试发展他们的定律的地方，即传统如何改变各种口头陈述的内容。嗯，这有点像形式批评家的假设。

然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程序。形式批评家利用这些断言来处理每个单元，以获得其最原始的形式，然后尝试确定该单元是否可追溯到耶稣。因此，他们的第一步是将故事和谚语与上下文隔离开来，这被认为是纯粹的编辑发明。

因此，他们假设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引用了马可福音，因此他们基本上会尝试删除这些轶事，或者这些谚语，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削减一些内容以恢复原始形式。为此，他们使用传统法则来恢复每个故事或谚语的原始或原始状态。为此，据说原始叙事的特点是只有一个场景、一个短暂的时间段、只有两三个角色，并且任何在场的群体都作为一个整体。

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这些事情。它们是讲故事的特点，好吗？无论这些故事是否是历史故事，为了传达一些东西，我们应该以一种可理解、有趣的方式说些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些都是常见的特点。

然后，根据布尔特曼和其他人的说法，叙事的发展涉及增加阐述并使细节更加明确，在没有原始名称的地方添加名称，将间接话语转换为直接话语，并添加奇迹元素。所以基本上，这些应用是为了尝试恢复每个说法、说法故事或奇迹

故事的最原始形式。然后，第五，第三，对不起，你要尝试确定哪个早期群体对这种原始形式负责。

可能吗？早期教会、犹太人或外邦人、犹太人或耶稣，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马丁·路德脱离了天主教会，创立了路德教。所以，耶稣脱离了犹太教，创立了基督教。所以，这些其他可能的群体都被视为候选者。

什么样的标准可以用来决定他们是否回到耶稣那里？其中之一是多重证明。如果一种形式同时出现在马可福音和 Q 中，那么它更有可能回到耶稣那里，并且不和谐。

耶稣确实说过那些话，我们无法想象其他早期资料会这么说——例如，向凯撒纳税。犹太人不喜欢纳税。

基督徒不喜欢纳税。所以，这必须归咎于耶稣。好吧，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所得到的。

好吧，我们来看看形式批评的一些应用示例。首先，我们将回过头来谈谈我们已经确定的这些基本形式。福音书材料中通常有三种基本形式，但有些批评家有更多形式。

请注意，谚语类别有许多子类别。奇迹故事。形式批评家发现奇迹故事具有以下结构。

问题已描述。某人的某种疾病、危险或必要性。诸如此类。

危险，船就要沉了。必要性，这些人身处荒野，当他们的血糖过低或发生其他情况时，他们甚至可能无法回到城镇，我们可能会这样说。问题由治疗师的行动或其他什么来解决。

布尔特曼确实指出，与约瑟夫斯、拉比材料、魔法纸莎草纸、伪经福音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中的一些医治者的行为相比，耶稣作为医治者的行为非常保守。然后陈述了奇迹的效果。被治愈的人，他的反应，她的反应。

反应是人群，反应是魔鬼，诸如此类。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只是为了让你有点感觉。马可福音 1:23 至 27，犹太会堂里被魔鬼附身的人。

故事开头有一些背景联系。然后等等，评论家说，好吧，那是编辑的作品。好吧，这就是他将这个轶事与叙述联系起来的方式，这样你就把它扔掉了。

但你找到问题了。这个人被恶魔附身了。你找到了解决办法。

耶稣说话后治愈了那个人。布尔特曼指出，正如我所说，与伪经和希腊奇迹故事相比，耶稣的治愈非常简单。没有魔咒或仪式，尽管他们偶尔会指出ephetha是某种魔咒，虽然它基本上是亚拉姆语的“打开”的意思，好吗？不可否认的是，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一些驱魔故事，我想是约瑟夫斯的驱魔故事，约瑟夫斯告诉我们，我认为那是一个艾赛尼人带着一枚戒指，里面有一些所罗门魔法书中提到的草药。

他拿起戒指，举到那人的鼻子前，拉了一下，魔鬼就出来了。魔鬼把一盆水倒在这儿，这样你就知道他出来了，等等。所以，好吧，我们看到的这个特别的例子的效果是，那个被魔鬼附身的人，耶稣说话并治愈了他，然后你就会看到人群、魔鬼和被治愈的人在这个特别的例子中的反应。

或者马可福音 4:35 至 41，耶稣斥责风浪。上下文：那天，把它扔出去，好吗？问题是，船沉了，风又大。解决方案是，耶稣斥责风。

反而，动作矜持。效果，冷静。弟子们都惊呆了。

这两个例子都符合布尔特曼的原始奇迹故事形式。一个场景，几个演员，一群人作为一个整体表演，等等。奇迹故事确实有这种基本形式。

《解经奇迹记述》中讨论奇迹记述时，当我们研究利兰·赖肯对对观福音书中各种不同叙述的描述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它们确实有基本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称它们为原始或发达。这是一种叙述此类事物的自然方式，如果你愿意的话，它可以适用于任何问题解决轶事。

谚语故事。谚语故事是以谚语为中心特征的叙述。叙述是为了阐明谚语的含义或影响而构建的。

新约谚语故事的一些一般特征。其中一些经过适当修改后也适用于世俗和现代形式。首先，重点是耶稣的言论或他认可的言论。

在拉比文献中，强调希勒尔说过的话、沙迈说过的话、阿基瓦说过的话，或诸如此类的话。简短、简单的叙述足以使这句话易于理解。你经常会看到有人讲完某个故事后说，你一定得在场，好吗？换句话说，他讲故事讲得不太好，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讲得好，人们就能抓住重点。第三，这个故事包含一些传记性的兴趣。但布尔特曼会说，这只是关于人们认为耶稣是什么样的传记性的兴趣。

布尔特曼声称这些并不具有任何真正的历史价值，因为它们并不准确。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后布尔特曼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说，如果有多个证明和不一致之处等，那么传记特征可能会追溯到历史上的耶稣，并具有一定的价值。最后，故事以耶稣的话语或行为结束。

有时，话语会回到中间，而行为，如耶稣治愈了那个人或类似的事情，则放在最后，但更常见的是用话语来结束。这可以很好地开始和结束故事。它通常以话语本身或耶稣的行为结束。

当你听那些不熟练或没有经验的讲故事的人说话时，你会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他们很难停下来。他们不知道如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他们正在讲述的故事。好吧，让我们看一些讲故事的例子。

马可福音 3，第 2-6 节，手枯干的人得医治。这不是原始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奇迹和谚语故事的结合，但由于重点是谚语，奇迹是阐明谚语的场景。根据形式批评，它可能需要一些简化，才能成为原始形式。

背景：法利赛人正在监视耶稣。问题是，他让这个手枯干的人在那里。耶稣会医治吗？耶稣回答说，安息日治病合法吗？耶稣的治愈奇迹回答了这个问题。传记兴趣、耶稣的愤怒、耶稣对病人的关心。

最后，要么自己治愈自己，要么法利赛人离开时，相当愤怒。另一个讲述故事的例子，马可福音 2，第 23-28 节，在安息日采摘谷物。在这里，耶稣用一个问题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他以“安息日是为人而设，而非人为安息日而设”结束了这个故事。传记兴趣、耶稣对门徒的同情等等。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都看到耶稣用寓言来回应。

问题：谁是我的邻居？答案：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等等。那么，这些类别中的第一个被称为犹太谚语故事。这些类似于拉比文学中的故事。

某人，敌人、国王、门徒或人群中的人，向耶稣问了一个问题。对不起，也向拉比问了一个问题。拉比的典型回答是寓言或另一个问题。

当然，这种类型应该更古老，但不一定来自耶稣。我们给你的两个例子，枯手的人和安息日采摘谷物，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布尔特曼也看到了希腊谚语故事。

这是一种不太明确的形式。这种形式基本上是由刻板公式引入的。当他，希腊哲学家或教师或某位，被人问及某事时，他说。

它没有真实的故事或背景。这是保存各种希腊哲学家轶事的典型方式。嗯，新约中有一个经典的例子。

它在路加福音 17:20-21 中，使用了上面的公式。在 NASU 中。现在，法利赛人问他们神的国何时到来。

耶稣回答他们说：“神的国来到，不是凭着眼见的神迹。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在那里’。”

因为看哪，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正如希腊谚语所说，故事显然是后来的版本，显示出希腊的影响。布尔特曼把它们扔掉了。

根据布尔特曼的说法，犹太故事可能以耶稣、早期犹太教会或前基督教犹太人为来源。但是，希腊谚语故事以外邦教会为来源。所以，这是第二类。

第一，奇迹故事。第二，谚语故事。第三，谚语，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孤立的谚语。

原本没有故事的谚语，就像谚语故事一样。其中一些现在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布道。其他的现在可能是谚语故事的一部分。

但是，原始形式是孤立的。其中一些在这里仍然是孤立的。我们如何知道布道或故事是否是编辑的发明？为什么在一种情况下删除故事，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不删除？批评人士说，如果谚语没有故事就没有意义，那么它就是谚语故事，而不是简单的谚语。

但是，如果没有这句话，这句话仍然有意义，那么这句话原本可能只是一句简单的谚语。布尔特曼在福音书中发现了五种谚语。谚语，布尔特曼称之为“Logia”。

但是，形式批评家们所坚持的、普通人更容易理解的术语是“箴言”。这些箴言就像《旧约》箴言书中的箴言。或者，有点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的箴言。

一句简短而精辟的格言。第一的将是最后，最后的将是第一。或者，医生，治愈你自己吧。

第二类是预言或启示录。这些是关于未来的言论，尤其是关于时代末日的言论。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两个人在磨里磨面；取去一个，留下一个，等等。第三类是律法或诫命。以命令或祈使句形式构成的谚语。

以德报怨，多走一里路。第四类是“我”这个词，耶稣在这句话中使用了“我”。他指的是他自己。

这些都集中在耶稣本人和权威上。你们已经听过他们说过，但我告诉你们，等等。这些是登山宝训中的例子。

最后是寓言。隐喻性的说法，通常以故事的形式出现，没有叙事中蕴含的意义。鲍德温深受阿道夫·欧利歇的影响，欧利歇声称真正的寓言只做一次比较，只有一个观点，而且从来都不是寓言。

他们会说，撒种的比喻可能是真实的，但解释却不是真实的，因为每件事都有指定的含义；也就是说，它把比喻变成了寓言。这太复杂了，不可能是原始形式。我们之前看过的婚宴比喻，你记得客人被邀请到哪里，他们中的一些人拒绝了，然后他们出去再拿一些，然后他们进去之后，这个没有穿婚礼礼服的人出现了，等等。

婚筵的比喻分为两部分，即婚筵请帖和婚筵礼服。这原本是马太福音第22章的编者所编的两个比喻。

马太福音 22 章中的国王婚宴是路加福音 14 章中早期富人的宴会的修订版。战争、儿子和国王是后来添加的。耶稣的真实寓言与耶稣的传道或王国的到来有关，因此布尔特曼会将任何其他有其他主题的寓言剔除。

好吧，这有点像是快速浏览一下布尔特曼是如何进行形式批评的，无需逐一介绍所有不同的言论等等。根据布尔特曼的说法，基督的生平就是如此。不同形式批评家的结果会有很大差异，这取决于形式批评家在自由派-保守派范围内的位置，但布尔特曼接近极端自由派。

奇迹故事。即使把它们还原到原始形式，布尔特曼也得出结论，这些故事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他的世界观不允许奇迹发生。

请参阅他的《讨论与信仰证据》第 291 页及后续内容。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他本可以尝试将它们解释为被误解的自然事件，但显然不想像保卢斯那样被嘲笑。

讲故事。根据布尔特曼的说法，只有两个故事是真实的，即回到耶稣的故事。布尔特曼利用不和谐论证，将所有符合犹太教或基督教背景的故事都抛出。

你还记得我们在这方面对马丁·路德说过什么吗？这是一种相当奇怪的方法论。如果我们抛弃路德所有适合天主教或早期路德教的东西，我们几乎什么也剩不下。

或许是他对意志的束缚，但即便如此，奥古斯丁主义也先例如此。除非一个人没有追随者，否则我们会期望在他的教义和他的追随者的教义之间找到相似之处。除非他非常奇怪，否则我们会期望在他的教义和他的文化之间找到相似之处。

布尔特曼承认的两个说法是马可福音 12:13-17，即贡金，他的真实性论据是犹太人和受迫害的基督徒都不喜欢纳税。反驳。也许这个故事的来源是希律党人或狂热分子，这取决于耶稣是严肃地说话还是讽刺地说话。

马可福音 14, 3-9，伯大尼的圣膏礼。鉴于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对帮助穷人感兴趣，允许洒香水的真实性论点很奇怪。穷人总是有你的想法，这也被认为是奇怪的。

因此，不责备浪费金钱的行为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布尔特曼认为这是真实的。我们来看看孤立的谚语。布尔特曼认为只有大约 40 条是真实的。

他说，箴言没有一个是真的。早期的基督徒直到公元 70 或 80 年才对基督的生活感兴趣。然后他们改编了已经存在的犹太箴言，为制作耶稣的教义提供材料。

需要让他说点什么。两句启示录的话。有些是耶稣说的。

其他一些则是基督教化的犹太教启示录或基督教先知的言论，后来被归于耶稣之口。布尔特曼和一些形式批评家认为早期基督教就像现代五旬节运动，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一种赞美。基本上，各种先知在会众中站起来发表的预言信息后来被错误地归于耶稣之口。

基本上，布尔特曼宣称的。律法的话语。其中一些来自耶稣。

大多数都源于他们发明的早期教会的律法主义。而耶稣并不是律法主义者，正如布尔特曼所认为的那样，因此只有反对外在宗教的命令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违背了律法主义。眼语。

布尔特曼认为，这些都不是耶稣写的。这些都讲述了他的弥赛亚使命和他的神性。因此，布尔特曼拒绝了它们。

他认为，弥赛亚的观念是由早期教会发明的，就像 Vreda 在他的弥赛亚秘密理论中发明的一样。寓言。有些是真实的。

然而，它们的背景和解释都是教会后来发明的。所有预测特征显然都是后来添加的。那么，这就是结果。

关于耶稣的个性和生活的信息相当稀少。布尔特曼认为耶稣生活过、受过苦、死过，顺便说一句，这比你们共产主义论据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布尔特曼认为有些人追随耶稣，但如果他们认为他是弥赛亚，那就误解了他，更不用说认为他是救世主或上帝了。

进一步的结果。关于耶稣的教导的信息更加清晰一些。从耶稣的 40 句真言中，布尔特曼认为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些想法。

他说，首先，耶稣认为自己是一位先知，在末日来临之际被派来警告人们王国即将来临，并呼吁他们悔改并过圣洁的生活。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但布尔特曼大大缩减了耶稣的主张和教导。其次，布尔特曼认为耶稣将即将到来的王国描绘成真实的、迫在眉睫的，但他错了。

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自由主义观点，即耶稣和使徒们期望天国在他们有生之年到来。布尔特曼和其他人认为这些事件证实了这种观点，因为天国没有到来，也还没有到来，尽管将这与彼得后书 3.3 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彼得在书中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用

讥诮的口吻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自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仍与创世之初一样。布尔特曼认为耶稣教导的真正价值在于，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存的选择，是每时每刻为上帝而活，还是为世界而活。

布尔特曼认为耶稣的教诲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唯一价值是：没有来世，也没有未来的审判。这种日常价值在耶稣的教诲中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只是他教诲的一小部分。好吧，这是对形式批评的快速回顾，主要从布尔特曼的角度来看待，但谁是最有影响力的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思考形式批评的评价。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形式批评？首先，我将根据早先的断言，即形式批评的断言来开始评估。首先，在书面福音书出现之前，有一个口头传统时期。它延续了大约两代人，第一批福音书是在公元 70 年至 100 年期间写成的。

嗯，确实有一个口口相传的时期，因为福音书本身并不是立即写成的，但这个时期只持续了大约 20 年，直到公元 40 或 50 年，而不是自由主义者声称的 40 到 70 年。仅仅 20 年后，仍然有许多目击者活着，因为早期事件被成千上万的人目睹。因此，在大约公元 70 年之前，有很多目击者可供验证。

耶路撒冷沦陷后，大多数犹太基督徒四散奔逃，许多目击者也相继去世。保罗早在事件发生 20 年后就写下了书信，他的书信中没有一封是在耶稣传道 35 年后写的。他与使徒们和耶路撒冷教会保持着密切联系。

早期普遍的传统认为，两本福音书是由使徒所写，另外两本是由他们的直系同僚所写。因此，没有形成批判所必需的真正的传统链条。在他们的体系中，你知道，事件发生在这里，观察者 A 看到了一些事情，他告诉 B，他告诉 C，C 告诉 D，等等，直到你到达 Z 或其他地方，然后它就被记录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传统链条。相反，福音书中的所有信息都是第一手或第二手的，有许多目击者、多个证词和大量核实机会。

形式批评的第二个断言是，早期的格言和故事是作为独立单元流传的。事实上，我们确实观察到福音的结构常常像串珠一样。并非总是如此，但经常如此。

详细的事件用简短的连接词连接在一起。我们在查看当时的一些奇迹记载时看到了其中的一些，以及诸如此类非常简短的连接词。形式批评说，早期教会创造了大部分珠子和几乎所有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绳子。

嗯，有些福音书的叙述可能被用作独立的单元，因为使徒们四处传道，传授耶稣所说的话、所作的事以及他是谁等等。他们自然会使用个别事件来说明要点并在布道中传授事实。但这些事件在从事件到书面福音的传播过程中从未有过独立、孤立的流通。

他们完全有可能有一些独立、孤立的流通，不涉及这一点，但由于福音书的作者是使徒或直接听众，他们从来没有这种独立、孤立的流通，你可以这么说。使徒们知道绳子，也知道珠子，其他教师，如七十人，知道事件是如何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信息从未丢失。如果传统的作者信息完全正确，独立流通与正典福音书的内容无关。

此外，并非所有福音书材料都像串珠一样。耶稣受难记的叙述联系过于紧密，不可能是独立的轶事。其他故事总是紧密相连的。

睚鲁女儿得了血漏的妇人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发生此事的记载中也是如此。马可在马可福音 1:21-39 中有一个紧密统一的安息日序列。有些说法紧密相关，例如在马可福音 4:21-25 和马可福音 8:34-91 中。

我们看到，将各部分拼凑在一起的作者是一位道德和诗歌天才。例如，《登山宝训》就具有惊人的希伯来语平行结构和诗歌内容。它的道德教导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另请参见肯尼斯·贝利 (Kenneth Bailey) 在《诗人与农民》中注意到的对句，以及利兰·赖肯 (Leland Ryken) 在《文学批评》中对新约中耶稣寓言和布道的文学质量的各种评论。早期各个团体编造的所有这些片段是如何编织成这幅道德和文学作品的？是哪个天才做到了这一点？耶稣是最好的猜测。但在那种情况下，这些单元只有一个来源，而且从来都不是独立的。

第三，福音书材料可以按形式分类。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书面或口头交流都可以按形式分类。除此之外，福音书的串珠结构允许许多相对较短、离散的形式例子，即各种故事和谚语。

然而，布尔特曼某些类别的形式特征值得怀疑。布尔特曼的五个谚语类别中有四个（除了寓言）只是内容描述。法律词语或 I 词语与谚语有什么区别？此外，受难叙事没有适合的形式。

你怎么能把如此复杂的东西简化为原始形式？无形材料的年代测定不能基于形式的发展。布尔特曼事先决定了哪些材料是真实的，哪些是他不能相信的，这与真实形式无关。我们看到他抛弃了所有奇迹形式，即使它们有他真正的原始形式。

第四，早期教会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编造和扩展了故事和谚语。当然，有关耶稣的材料得以保存的一个因素是它们对早期教会的价值。但这不是唯一因素，也没有必要提出编造。

我们所说的实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请注意，保罗的书信比福音书更实用，因为它们是为写给真正有实际问题的教会的。这一点在当今以实用为导向的教会中，我们看到的以书信为主要内容的布道中非常明显。然而，与保罗的教义相比，教会的许多兴趣似乎并不在福音书中，反之亦然。

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救赎历史和圣经神学，但它们并没有回答许多实际问题。甚至耶稣赎罪的实际应用细节也出现在使徒书信中而不是福音书中，显然是因为耶稣在上传道期间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人们愿意跟随耶稣，甚至跟随他到死，这表明他一定做了或说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

福音书中的许多内容对后来的教会没有直接的实用性，但在历史上却很重要，尤其是耶稣与法利赛人等的交往。福音书关注的是保存耶稣的事工、他的言论和他的行为，这就是教会保存它们的原因。福音书是虚构的吗？福音书中的许多实用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登山宝训包含许多人们无法靠自身能力做到的事情。律法主义教会小心谨慎，不去编造只有靠恩典才能遵守的命令。当自由主义者说福音材料是编造的，他们声称早期教会无法控制有关耶稣的教导，但新约关心的是真理、受过训练的长老，以及拒绝错误的教导。

自由主义者试图将其中的大部分材料（例如牧师书信）推到公元一世纪末，以否定它们。但如果有一群教会领袖从基督去世到福音书成书期间控制着教会的教义和内容，那么自由主义者就有麻烦了。在这种情况下，福音书在历史上是可靠的，自由神学是错误的，而且审判即将来临。

第五，福音书几乎没有传记、地理和年代学方面的价值。福音书在这些方面有很多资料。2000年后我们无法很好地检查所有这些资料。

我们没有时间机器。当然，耶稣被描绘成对自己和即将到来的审判做出巨大宣告，而这些影响继续影响着人类。

要否认这些说法和福音书的历史价值，就必须断言早期教会对历史上的耶稣不感兴趣。这一点到处都是矛盾的。在事件发生约 25 年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中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仍然在罪中。”

保罗并没有说，请相信我的话，而是呼吁许多仍然活着的证人。事件发生后大约 25 年，人们仍然可以核实基督生平的细节。路加福音 1:1-4 明确表示，作者对真正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

他显然采访了目击者并仔细调查了事情。使徒行传 1:21-22 中，在选择犹太的替代者时，使徒们挑选了一个从基督受洗到复活一直与他们在一起的人。因此，使徒们不仅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也是他传道的见证人。

这表明人们对耶稣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早期教会也关心这些资料是否应谨慎传播。参见帖撒罗尼迦后书 2:2、2:5、2:17 和 3:17 中关于保罗关于第二次降临的虚假信息 and 信件的担忧。

保罗说他亲自签署这些信件以证明他的真实性。证明这些信件的真实性的。提摩太后书 2:2 说，在许多见证人面前，要把所听见的交托忠心的人。

因此，提摩太所依据的不仅仅是保罗的话。顺便说一句，我们在拉比文献中也看到了类似的说法。《米什拿》，《埃迪约特》 5-7，其中记载了拉比阿卡比耶·本·梅哈利尔在公元 90 年左右临终的情景。

他告诉儿子只重复他从大多数老师那里听到的内容。忽略来自一个人的传统，即使这个人是他的父亲。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论坛批评家拒绝了帕皮亚斯关于福音书和使徒之间密切联系的证词，尽管没有外部证据反对它。

显然，我们有帕皮亚的证词，称使徒马太是马太福音的作者，而彼得通过马可对马可福音负责。自由主义者认为使徒马太充其量是 Q 的作者，并说所有其他早期的参考资料都是基于对帕皮亚的误解。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

当爱任纽的主要老师是波利卡普时，他只能将帕皮亚斯作为他的资料来源吗？请注意，诺斯替派必须诉诸情节理论才能宣称其教义具有权威性。他们同意耶稣的公开教导与正典福音书一样，但声称它不完整，必须用耶稣的秘密话语来补充。比较一下多马福音和犹大福音的开篇，这两本书都提到了秘密教导。

所有这些都表明教会对耶稣的真实身份很感兴趣，而且他们所写的文献是可靠的。马吉安甚至修改了路加福音，而不是把所有不可靠的内容都扔掉。第六，每个传统单元的原始版本都可以恢复，并且可以使用管理传统的法则追溯其历史。

即使我们承认巴尔的摩的传统法是有效的，尽管它们实际上存在严重问题，但这并不能证明福音书中存在伪造行为。声称在传统的传播过程中，细节趋于增加，名字被添加，话语从间接转向直接，这与马可福音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来源不符，马可福音有很多直接话语，而且往往比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更多的细节。确实，这些趋势确实经常表征故事和谚语的传播，例如在布道插图中，但即使是做某事的倾向也不能证明它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做过。

问题在于，对于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当事人确实有真实姓名，他们确实直接对话，事件确实发生得非常详细。所以，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原始事件中。给定两个细节程度不同的事件叙述，一个更少，一个更多，你必须猜出哪一个更古老。

这是原始事件，包含所有细节，然后它又回落，最后变得非常低，然后人们开始编造一些东西，长箭头应该在这里，短箭头应该在离事件较远的地方，还是短箭头应该在这里，长箭头应该在这里？你不知道。即使有人承认福音书中存在一些伪造，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完全抛弃最后审判的教义？自由主义者必须说福音书完全不可靠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可能发生在一个显然关心真相的群体的一代人身上吗？人们不能根据传统法则抛弃奇迹故事。

这就像从鱼的故事中得出鱼不存在的结论。传统法则只允许简化故事，但并不完全排除它们。布尔特曼和自由主义者认为奇迹不会发生，因此抛弃了奇迹。

嗯，没有科学家，更不用说布尔特曼，知道得足以说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封闭的因果系统，甚至上帝也无法进入。布尔特曼的方法保证使用不和谐原理找到一个非奇迹、非正统的耶稣。但它真的告诉我们关于真正的耶稣的任何信息了吗？嗯，形式批评的一些积极教训。

首先，福音书记载的内容正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些见证过令人难忘的事件的人的真实回忆，尤其是如果他们被委任教授这些事件，并且在写作之前已经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例如，我们观察到大致轮廓。所以，所有福音书在大致轮廓方面都是一样的，对吧？一个总体顺序，一个时期的概述。

我们看到了许多单一、简单的事件、令人难忘的场合、趣闻轶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看到了一些序列。这些序列既涉及琐碎的事情，也涉及重要的事情，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我们观察到形式和收尾。顺便说一句，这些更像是一个人口头重复的特征，而不是通过许多人口头传播的特征。在巡回传道中，材料的频繁重复使用往往会将引人注目的陈述和奇迹塑造成这种形式。

一个人通过思考和经验学习，了解讲述一个故事是否能表达出要点，以及他如何能够在没有太多言语的情况下进入和退出故事。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训。福音书确实包含了我们在真实回忆中所期望的那种材料。

其次，形式批评是过度怀疑的。如果把它应用到其他地方，我们对过去就知之甚少。一定的怀疑是有帮助的，但如果怀疑太多，你就会抛弃很多你需要的东西。

一旦我们不再依赖活人，我们就必须依靠书面文件和口头传说。电影和视频的可信度不亚于文字。第三，形式批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它表明福音书中没有关于非弥赛亚、非奇迹、纯粹人类耶稣的传统。

如果我们在巴尔的摩抛弃它们之前采用原始形式，我们仍然有奇迹和弥赛亚的主张。耶稣认为自己能够宽恕罪恶，声称与天父有亲密的关系，是人但又是独一无二的神，所有这些都成为巴尔的摩人所注意到。巴尔的摩必须超越形式批评和一刀切的世界观假设，才能抛弃这些材料。

福音书中的基督仍然与那些排除超自然现象的人相矛盾。好吧，我们在这里要转向对编辑的批评，但让我们暂停一下。